



叶非夜
作品

2

fall in love

余生有你 才安好

她一直是
他的全世界
而现在
她只想补回
他们之间
缺失的时光

Yu Sheng You Ni
Cai An Hao

陆瑾年与乔安好
横跨整个青春的爱

世界上繁华种种，唯有你无可替代。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叶非夜
作品

2

fall in love

余生有 你才安 好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余生有你才安好. 2 / 叶非夜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455-0

I. ①余… II. ①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5647号

书 名 余生有你才安好 2

作 者 叶非夜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朵 爷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肖云梦 黄诗琴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 252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9455-0

定 价 29.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叶非夜 作品

余生有 才安好

2

fall in love

C O N T E N T S

- 001 第一章
她不能继续无动于衷
- 021 第二章
只想补回缺失的时光
- 035 第三章
她一直是他的全世界
- 054 第四章
横跨了整个青春的爱
- 076 第五章
以我之姓，冠你之名

叶非夜
作品

2

fall in love

余生有 你才 安好

C O N T E N T S

- 122 第六章
细数时光,她伤他最多
- 171 第七章
即便要与全世界为敌
- 219 第八章
有生之年,我只爱你
- 256 第九章
错把一时当一生执念
- 267 第十章
余生有你,方才安好

[第一章]

她不能继续无动于衷



YU SHENG YOU NI



AN HAO

赵萌回来的时候，乔安好已经沉沉地睡去。她没有出声喊醒她，只是将晚饭放在保温盒里。

拍戏搭建的简易房，条件远不如酒店，连个电视都没有。赵萌向来喜欢晚睡，一个人窝在另一张床上刷了许久的网页，最后实在无聊至极，才关了屋内的灯，闭眼沉睡。

乔安好睡到后半夜的时候，突然感到有人在动自己的被子。她以为是赵萌，闭着眼睛嘀咕了一句“别闹”，然后伸手拍了一下动自己被子的手。她突然觉得触处粗糙无比，指节粗大，完全不是赵萌那秀气柔软的小手。她的困意瞬间全无，猛地就睁开了眼睛。

屋内漆黑一片。借着窗外隐约的月光，乔安好看到一道人影正罩在自己身上。因为光线太暗，她看不清那个人的容貌，但却可以确定那是一个男人。

乔安好本能地浑身打了个激灵，一下子就从床上坐了起来：“你是谁？”

那个男人似乎没有料到乔安好会突然醒来，原本正在她枕边摸找东西的手突然顿了一下，然后就慌张地伸出手，一把捂住了乔安好的嘴巴，把她整个人按倒在了被褥上。

乔安好只来得及短促地惊呼一声，然后就只能发出很低弱的呜呜声。

那个男人按着她嘴巴的力道格外大，压得乔安好的鼻子都有些不能呼吸。求生的本能让乔安好伸手去抓他的胳膊，然后用尽全力掐了上去。

乔安好用的力道极大，疼得那个男人闷哼了一声，捂着她嘴巴的力道微微松了一下。乔安好立刻发出求救声，想要吵醒一旁睡死的赵萌。结果她只发出了一个“赵”字，那个男人的手就再次狠狠地按在她的脸上，又一把抽了她脑袋下的枕头，狠狠地压在她的脑袋上，用力地往下按。

枕头十分柔软，被男人这么用力地一压，乔安好被闷得完全没法呼吸。

她胡乱地伸手挣扎着，突然耳边传来一道沉闷的响声，随后压在她脸上的力道就没有了。

那个想要置乔安好于非命的男人，突兀地倒在她的床上，恰好压在了她的腿上。乔安好疼得眉心皱了皱，发出一声沉闷的痛呼声，就猛地回过神来，将脸上的枕头一把拿下来。她看到一道黑影急匆匆地走到房门前，拉开门，速度极快地闪身走了出去。

一旁睡着的赵萌已经被吵醒了。她茫然地坐起身，迷迷糊糊地喊了一声“乔乔”，然后顺手拿耳边的手机照了一下。她看到乔安好的床上躺着一个男人，有少量血迹正从他的后脑勺上流出来，浸染了床，被褥鲜红一片。

赵萌的眼睛猛地睁到了最大，被这一幕吓得有些发懵。她迟疑了大概三秒钟，才扯着嗓门用力地尖叫出来：“啊——”

乔安好没有被深夜潜进房间偷东西、险些把自己弄死的小偷吓到，反被赵萌极具穿透力的尖叫给吓得浑身一个哆嗦。她盯着房门的视线一下子就挪到赵萌的身上：“你喊什么啊？”

赵萌似乎没有听到乔安好说了什么，跳下床用力地踩着地，仍旧用尽全力、声嘶力竭地喊道：“救命啊！救命啊——”

这个拍戏的地段处于无人开发的原始林区，白天就很安静。他们住的又是丝毫不隔音的简易房，深更半夜被赵萌这么一喊，瞬间吵醒了一大片剧组的人。只听到唧唧唧唧一连串开门、关门的声音，紧接着乔安好和赵萌的房间便被人一把推开，剧组的人就冲了进来。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

随着大家的询问声，屋内的灯被人打开。

所有人都看到了乔安好床上的那一幕。

程漾最先走过来，他有些担心地望了一眼乔安好：“乔乔，你还好吧？”

导演也颇为紧张地询问：“小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好。”乔安好心有余悸地叹了一口气，扯了一丝笑安抚大家，然后才指了指已经完全昏过去的那个人说，“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他在我枕边摸东西，把我吵醒了。他就起了歹心，想要拿枕头捂死我，结果有个人冲进来，把他敲成这样了……”顿了一下，乔安好又说，“他该不会被敲死了吧？”

程漾比较冷静，伸出手探了探那个人的鼻息，又看了看那个人的脑袋“没什么大碍，伤口很浅，呼吸正常，估计就是大脑受到重击，出现了短暂的昏厥。”

此时赵萌的情绪已经稳定下来，带着几分后怕地问：“这是谁啊？大半夜的，怎么跑进别人的房间？”

“这好像不是剧组的人。”有人接了话。

“从衣着上看，应该是附近山村里的人吧。”

“现在临近年关，很多人都想搞点钱好好过年，八成是来偷东西的。”

“行了，别在这里扯这些没用的了，赶紧报警。”导演直接打断了大家的议论。

因为地段偏远，报完警大概过了一个小时，警察才赶来。

入室抢劫的那个人已经醒了过来，警察带他走的时候，顺便还将打晕歹徒的那根木棍拿走了。当然也带了乔安好去做口供，程漾和赵萌陪着一起去的。

如同大家猜测的那样，那个人的确是附近村庄的。他因为赌博欠了不少钱，临近年底被人追债，有家不能回，经常在这个风景区里游荡，无意看到这里剧组拍摄，就动了盗窃的邪心。

关于这个小偷是被谁打晕的，乔安好也说不上来，只能如实地将自

己看到的情况转述了一遍。

不过虽然她不知道到底是谁出手打的人，但是因为被打之人有错在先，从法律上讲也是正当防卫。更何况，如果不是那个人突然出现，也许就闹出了人命。所以录完口供之后，警察又将他们送回了剧组，顺势围绕着拍摄片场四周寻找了一番乔安好口中的那个不知名的英雄。

可能那个人已经离开，警察找了一阵子没找到，也就作罢，离开了。

深更半夜闹出这么个插曲，折腾完已经是凌晨四点钟。程漾和赵萌都已经困得不成样，各自回了房间，倒头就睡。

乔安好的床上沾了一大片血，心底有些膈应，所以就 and 赵萌挤在一张床上。听着赵萌已经睡熟的呼吸声，她却没有半点困意，目光直直地盯着房门，眉心皱了皱。

到底是谁出现得那么及时，还打晕了歹徒？

当时她刚刚死里逃生，惊魂未定，所以注意力也不是太集中，只看到一个高大修长的身影眨眼工夫便消失在门外。

不知道是不是她太想念陆瑾年了，总觉得那个一晃而出的身影跟记忆里的他的身影有几分重叠。

乔安好一直胡思乱想到六点钟才合上眼睛，睡了没两个小时便被赵萌喊醒，接下来便是忙碌的上妆、试镜和拍摄。

这是《神剑》的最后一场戏，所有人的积极性都十分高。在拍摄的过程中，一向状态很好的乔安好不知道是因为昨晚出现的意外，还是因为心底想着那个一闪而出的黑影，显得有些心不在焉，倒是NG了一次。

不过大家都知道昨晚的事，也没嫌弃她浪费时间，甚至还有人热心地上前宽慰她两句。拍摄结束，大家便各回各的房间收拾东西，准备返回北京。沾血的被褥，乔安好直接丢弃不要了。她让赵萌卷起来的时候，却有东西从里面掉了出来，落在地上发出“啪”的一声。

赵萌下意识扭头望了一眼，看到是一盒烟，抬脚踢了一下，对着一旁正叠衣服的乔安好嘀咕了一句：“这是昨天晚上那个歹徒留下的吧？”

乔安好听到赵萌的话，顺势望了一眼，然后视线就猛地顿住了。过了一会儿，她才将手中的衣服放下走过去，弯身将那盒烟捡了起来。

九五至尊。

乔安好不吸烟，也不喜欢人吸烟，所以从不关注香烟的品牌。但她却记得一个牌子，那就是九五之尊。陆瑾年惯用的牌子。

这也未免太巧了……

难道昨晚打晕歹徒的人，是陆瑾年？

乔安好盯着那个烟盒，胸膛瞬间变得起伏不定。她下意识就脱口而出，喃喃地喊出了“陆瑾年”的名字。

正将被子塞入大垃圾袋的赵萌听到乔安好喊的这个名字，眉心忍不住皱了皱。在剧组拍摄的这几个月里，乔安好总是这样，突然就怔怔地喊出陆影帝的名字。

赵萌的心底泛起一丝酸，转过头刚想安慰乔安好，乔安好却侧过头，望着她的眼底闪烁着一层惊喜的光。她举着那个被她不小心掉在地上的烟盒说：“赵萌，陆瑾年，陆瑾年！”

赵萌听到这话，心里更难过了。乔乔这该不会是魔怔了吧？这一盒烟怎么就变成了陆影帝？

“赵萌，昨晚上是他！昨晚上是陆瑾年！”乔安好说着说着，眼泪就落了下来。可是随后她的脸上又洋溢起极为灿烂的笑容，像是遇到了多么开心的事情一样。她挂着满脸的泪珠，一下子冲赵萌扑过去，然后激动地抱着她又哭又笑。她语无伦次地说道：“赵萌，陆瑾年他就在我身边！昨晚上救我的人陆瑾年！他在我身边！”

乔安好说完，便一把撒开了搂着赵萌的脖子的手，雀跃得像个孩子。

她抓着她的胳膊不断地摇晃着：“赵萌，我跟你说，陆瑾年他一直只抽这个牌子的烟！绝对是他，不可能错的！”

乔安好说着，又一把紧紧地搂住赵萌，眼泪像是断了线的珍珠，一颗一颗地砸了下来：“他果然还是在意我的。我就说他那么爱我，怎么会舍得丢下我一个人呢！”

“赵萌，我好高兴啊！我等了他这么久，终于等到他了！”

“可是他不肯见我啊！看这个样子，他昨晚明明是在躲着我的，否则他不会救了我之后，那么着急忙地跑掉！”

“赵萌，你帮我想想，我怎样才能把他骗出来啊！”

乔安好突然间像是想到了正事一样，又撒开了抱着赵萌的手臂，盯着那个烟盒，唇角挂着抑制不住的笑，歪着脑袋，兴致勃勃地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说：“你说我装病怎么样？装病万一不严重，他不出来怎么办？”

乔安好晃了晃脑袋，然后突然灵光一闪，就转过头，眼睛发亮地盯着赵萌说：“要不我们策划一起车祸？”

“赵萌，就这么决定了！你开车撞我，你要演得逼真一点。陆瑾年他肯定会跑出来救我的，到时候我就可以抓住陆瑾年，不让他走。”

单凭一盒香烟，怎么就能这么确定是陆影帝来过？

赵萌望着兴致勃勃的乔安好，始终没出声，因为她真的不忍心去打击乔安好。虽然这段日子以来，她看起来和从前没什么区别，该拍戏拍戏，该吃饭吃饭，可和她做了这么多年朋友的她却看得出来，乔安好每天过得都很不开心。甚至她好多次半夜醒来，都能听见乔安好一个人窝在床上偷偷哭泣的声音。

不管赵萌心底里怎样想，乔安好就是认定昨晚上来的人是陆瑾年，这盒烟也是陆瑾年的。

找了陆瑾年整整四个月，现在终于有了一丝线索。乔安好觉得压在

心口上的那座大山突然消失不见了，呼吸都跟着变得顺畅了许多。

她收拾完自己的行李，还特别小心翼翼地将那盒烟放在了自己的包里。乘飞机回北京的路上，乔安好不知道将那盒烟从包里拿出来看了多少遍。

回北京的第二天，乔安好就接到了乔安夏打来的电话。

乔安好一直都在告诉自己，不要埋怨乔安夏在陆瑾年找她的时候，没有告诉陆瑾年她在医院的事情。她也知道，乔安夏如果知道陆瑾年喜欢的是自己，心底肯定会不舒服的。

可是理解归理解，每次乔安好面对乔安夏的时候总会想，如果当初乔安夏告诉陆瑾年自己在医院里，会不会现在的结果就会换了一个样？她不想让自己责怪乔安夏，可她还是难过。所以每当乔安夏给她打来电话的时候，她总是会迟疑许久，等稳定了自己的情绪才接听。

“乔乔，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乔安夏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悦耳清脆。

乔安好找了一个借口，撒谎：“刚刚我在洗澡。”

“这都中午十二点了，才起床吗？是不是还没有吃午饭？”

乔安好轻“嗯”了一声，“姐，你打电话来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乔安夏在电话里反问了一句，随后就笑盈盈地说，“乔乔，我给你打电话是为了提醒你，明晚是许伯母的生日，你不要忘了过来。”

乔安好听到这句话，眼神立刻冷下来，瞬间就想到自己被韩如初害死的那个孩子。

乔安夏在电话里等了一阵子，却没有等到乔安好说话，又开口：“乔乔？”

乔安好回过神来，说了一句：“我知道了。”

兴许是乔安好的声音过于冷淡，乔安夏的心底浮现了一丝说不出来

的忐忑，她一下子就想到当初陆瑾年在乔家门口等了乔安好三天三夜的画面。

当初乔安好醒来的时候，陆瑾年已经不知所踪。乔安夏心里清楚，乔安好可能并不知道陆瑾年找自己问她的行踪。她仍然在面对乔安好的时候，听到她略微有些淡漠的语调，就会莫名其妙地变得有些心虚。

乔安夏用力捏了捏手机，迟疑一下问：“乔乔，你心情是不是不怎么好？”

乔安好被乔安夏这句话问得有些迷糊：“没有啊。”

“哦。”乔安夏听到乔安好的声调没什么异样，以为是自己敏感了，于是就笑了一下，“那没事了。我等会儿要开会，先挂了。”

“嗯，姐，再见。”

“再见。”乔安夏挂电话的时候，手指微微停顿一下，喊了一声，“乔乔。”

“嗯？”

乔安夏突然就想对乔安好坦白所有的事，却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她犹豫了好大一会儿，最后还是吞咽了一口唾沫，仿佛没事人一样爽朗地提醒她：“乔乔，明晚八点钟，别忘记了。”

乔安好陆瑾年离开后，拿着《倾城时光》的片酬在城中买了一套公寓，面积并不大，但足够她一个人住。这四个月里，她除了回乔家看过几趟叔叔、婶婶，没再踏进许家大门一步。

虽然许氏企业现在掌控在陆瑾年的手中，但是因为两家的关系一向交好，即使许万里和韩如初没什么权力了，却还是会时常聚在一起吃饭。他们每次也都会打电话叫乔安好，乔安好每次都找各种理由搪塞过去，不去参加。可是韩如初的生日，乔安好却没办法推辞。

现如今的许家不如从前，韩如初的生日也没像往年那样办得风光隆

重。只是在家里做了一桌子好菜，除了乔家的人，也没了旁人。乔安好到得最晚，她来的时候饭菜都已经做好，摆放在了餐桌上。

许家的管家开的门，看到乔安好，立刻冲屋里喊了一句：“太太，小乔小姐过来了。”

随着管家话音落定，韩如初很快就绕过玄关的屏风走过来，看到乔安好，脸上挂的仍旧是以前那种慈暖的笑：“乔乔，你可算来了，大家都在等你了。”

乔安好盯着韩如初看了两秒钟，才伸出手，将自己特意带来的礼物递了过去，弯着唇角乖巧地笑了一下：“许伯母，生日快乐。”

“乔乔真有心，还给我买了礼物。”韩如初接过礼物，很惊喜地看了两眼，才递给一旁站着的管家，自己则领着乔安好往屋里走去。

人已经来全了，饭菜也准备好了，大家都落了座。管家还开了两瓶红酒，给每个人倒了一杯。大家有说有笑，谈着一些家常。餐桌上的气氛格外融洽，但乔安好自始至终话都很少，东西也吃得很少。等到大家酒足饭饱之后，管家将蛋糕端了上来。

点燃了蜡烛，乔安夏带头给韩如初唱了《生日快乐》歌。等到吹灭了蜡烛，韩如初在祝福声中拿着刀去切蛋糕的时候，一直沉默的乔安好蓦地开口。她语气带着几分娇憨地问：“许伯母，你上次给我的燕窝家里还有吗？我突然好想吃。”

韩如初和管家听到这句话，脸上的笑容凝滞了一下。

乔安好笑得一脸天真，继续说：“许伯母，你的燕窝是从哪里买的？都说燕窝安神补血，可我后来买的那些燕窝，吃起来都不如你给我的那两箱燕窝安神效果好。”

乔安好刻意加重了后半句话里的“安神”两个字。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视线一直停留在韩如初的脸上，她清楚地看见自己说完话的时候，韩如

初原本有些错愕的眼底浮动着一层不易察觉的慌乱和惊讶。

乔母是知道韩如初送给乔安好燕窝那件事的，听到乔安好主动讨要东西吃，虽然不是亲生母亲，但毕竟是从小看着她长大的，就带着几分纵容地开口说：“如初，乔乔明显是被你惯坏了，把许家都当成自己家了，想吃什么就要什么。”

“我妈就喜欢乔乔这样。”许嘉木笑着接了话，然后对坐在自己对面的韩如初开口求证，“对吧，妈？”

韩如初没有反应，惹得大家忍不住侧目望向了她。站在她身边的管家倒是很快回过了神，悄无声息地碰了一下韩如初的胳膊，低声说：“太太，您不要光顾着切蛋糕，小少爷问您话呢。您这么不吭声，会让小乔小姐以为您不喜欢她把许家当成自己家呢。”

韩如初被管家撞得迅速回神。她快速垂下眼皮，遮掩了自己眼底的慌张，涂抹了口红的唇瓣微微勾了一下，语调显得平缓大气：“胡说什么？我巴不得乔乔就是我的女儿。”随后就气定神闲地对站在一旁的管家吩咐，“云姨，我记得家里还有几瓶燕窝吧？都热一下，端出来吧。”

“是的，太太。”管家应了一声，就转身进了厨房。

乔安好将这一幕尽收眼底，脸上一直保持着宁静美好的微笑，心底却泛起了几丝冷笑。燕窝很快便热好端上来，和送乔安好的一模一样。管家将燕窝摆放到乔安好面前的时候，她的眼神瞬间变得有些凌厉，像是受了什么刺激一样，手里拿着的筷子啪的一声就落在了地上。

“乔乔，你这是怎么了？见到燕窝太激动了吗？”乔安夏笑咪咪地取笑乔安好。

许嘉木弯腰将筷子捡了起来递给管家，又给乔安好换了一双新筷子。

乔安好听到乔安夏的话，抬起头，漆黑清澈的眼底闪烁着一抹乖巧的光彩。她撇了撇嘴，像是对乔安夏的取笑有点不高兴。她接过许嘉木

递上来的筷子时，还语调温温柔柔地说了一句：“谢谢嘉木哥。”只是低头的时候，眼底的光彩再次冷到了极致，握着筷子的手，力道都大了许多。

桌上的男士倒是都不怎么惦记燕窝这种东西，所以都没动筷子。乔母拿着勺子吃了两口，还对着韩如初夸赞了两句：“也难怪乔乔惦记，这燕窝的确是好吃。”

韩如初笑着说：“这燕窝都是云姨亲自熬的，燕窝是特意买的最好的，纯天然的健康食品。”

乔安夏也跟着加入话题，闲聊地说：“燕窝买起来是要注意，很多人拿着亚硝酸和鸟粪熏，吃了别说补身体，搞不好会致癌！”

从燕窝端上来到现在，很久都没有说话的乔安好突然又不咸不淡地接了一句：“也会致命。”说完乔安好还抬起眼皮，瞅了瞅韩如初。

韩如初的神情明显变得僵硬起来，像听懂了乔安好话里的暗示一样，握着勺子的手加大了一丝力道。

乔安好直接忽视了韩如初的异样，装出一副纳闷的模样，娇憨可爱地继续开口：“奇怪！以前我吃许伯母给的燕窝立刻就困了，怎么这次吃了还这么精神？”

浑然不知燕窝背后隐藏了什么事情的乔安夏忍不住伸出手拍了拍乔安好的脑袋：“乔乔，你胡说八道什么呢？燕窝只是起安神的作用，又不是安眠药！”

乔安好撇了撇嘴，有些不高兴地抬起手揉了揉自己的脑袋：“姐，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总打我脑袋。”说着，乔安好又转头，对着许嘉木可怜兮兮地告状，“嘉木哥，安夏又打我。”

“来，给你揉揉。”许嘉木一脸纵容地伸出手，摸了摸乔安好刚刚被乔安夏拍过的地方。